

忆年拓



K825.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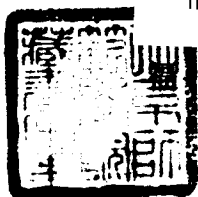
# 忆 邓 拓

廖 沫 沙 等

125.31



20772954



建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772954

# 忆 邓 拓

廖沫沙等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9 3/8印张 223千字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600

书号: 10173·159 定价: 0.87元

邓拓同志一九四三年在阜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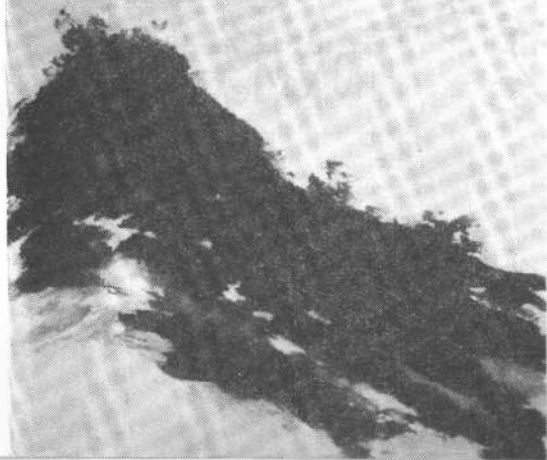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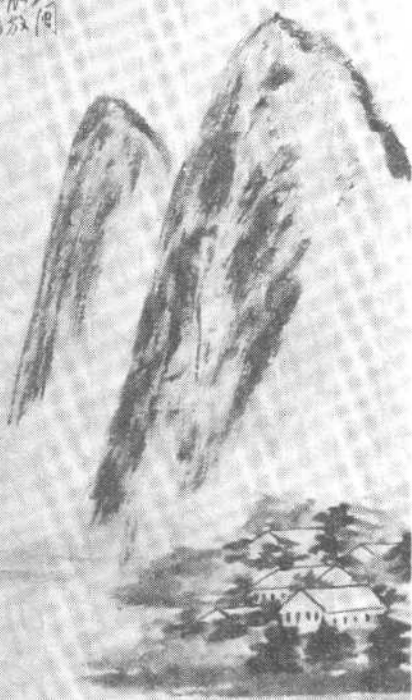
一九五四年邓拓同志在国外

血肉冰霜不计年五言  
火火引烟就歌西北三  
角衛田壘連珠第里无  
嶽揚旌胡馬怯道疆後  
土胆報先陣重翻白龍  
江日細香散何心唱凱旋

右律詩一首係元三年為紀念  
晉張華重臣國年所作

邓拓

子年歲次  
山水可謂  
神賦  
六月秋  
傳  
寺  
山



# 代 序

廖 沫 沙

## 一

福建人民出版社收集有关悼念邓拓同志的文章，编成《忆邓拓》一书，准备出版。丁一岚同志要我为本书作序。我是“三家村”的唯一幸存者，又和邓拓同志一同工作过十多年，对这个委托当然无可推辞。

但是经历过这十多年人所共知的沉冤浩劫之后，我在感情上发生了一种并不自知的变化；特别是每一提到同受灾祸的邓拓、吴晗两位同志，便情不自禁地伤心落泪，不可抑制。因此在受命作序之后，踌躇再三，只好撇开对邓拓同志本人的沉恻哀思，将自己的思路引向其他方面。

## 二

邓拓同志多才多艺，学识渊博，不但是个有经验的报刊编者、有才华的作家、诗人、书法家，而且是个深有研究的历史学家。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五十年代之末，他在北京市历史学会作过一次学术报告，题为《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道路》。其中大量引述和运用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学说、哲学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批判了过去史学界的一些不良倾向，指明了中国历史科学正确的发展道路。

在邓拓同志的这个报告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史学界的公式主义和实用主义偏向，作了科学的分析、批判。他特

别引述了恩格斯在《书信》中的两段话来论证这些偏向的错误。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把恩格斯的这两段话重抄下来，可以作为我们研究近十多年历史事变的教训。

恩格斯在谈到挪威和德国的具体历史情况各有其特殊性，不可以笼而统之地纳入同一公式时，写道：

“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抄者按：所谓“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就是指从唯物主义转变为唯心主义。）

恩格斯在另一封信中，对当时德国一些教条主义者和公式主义者提出批评：

“对德国的许多青年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以上两段话均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书信》）

人们如果用恩格斯所说的这些话，来同“四人帮”横行期间我国文化科学界中所发生的怪现状相对照，就会感觉他所讲的，就象是针对于我国那十年的狂风恶浪作结论一样。

### 三

邓拓同志虽然用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对我国过去史学界的偏向作了批判性的分析，但使我感觉遗憾的，是他对我国当时主要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还缺乏认识，更没有估计到那种历史观往后的恶性发展。

现在看来，那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在我国五十年代的初期，就已经开始有所显露，到五十年代后期更有突出的表现。但是这绝不能苛求于邓拓同志。因为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是要经历一个不短的过程的，而且要等到那种事物在历史的实际运动中充分暴露以后，人们才能充分认识它。

我所说的那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质言之，就是历史唯心主义；但是它遍身包裹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使人难以辨认。不但邓拓同志在二十多年前为它所迷惑，而且直到今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甚至有些历史学专家，也都还不能对它作出清楚无误的说明和解释。

那末，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心论，究竟有没有加以识别的可能呢？

经过十几年的切身体验和观察，再找出马列著作反复钻研，是可以摸索出一点解答这个问题的门道的。但是正如邓拓同志在前述的学术报告中所说的：“已经被人认识的客观真理，说起来并不稀罕，但是要发现它和掌握它却很不容易。”毛泽东同志在讲到对立统一规律时，就曾经说过：“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况且要把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是历史唯心主义，全部讲清楚而又加以比较区别，那就更非作万言书不可。因此，我在这里只能借用列宁的一段简略的话，作为区别这两种历史观的试金石：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抄者按：这里是指唯心主义历史观）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

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列宁：《卡尔·马克思》）。

这段话的下文也很重要，我不可能全抄下来。总之，这里把历史唯心主义的两个主要缺点（也就是它的特点）指点出来了：一个是只考察和追究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无视或忽视产生这种动机的物质生产发展程度和社会关系的根源；另一个缺点便是把一切历史活动只看成某些个人的行为，看不到它是人民群众的活动，看不到它是“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所造成的。

#### 四

如果我们用列宁上述的这段话，来对照我国六十年代下半叶和七十年代上半叶的历史运动情况，就可以看出，那整个十年，正是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的年代。林彪、“四人帮”这些恶棍们所攻击的，正是所谓“思想动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美其名曰“触及灵魂”，而实际所触的不过是人们的肉体，以至冤狱遍于天下，伤亡满坑满谷。因为人们的“思想”和“灵魂”，毕竟是无形的东西，难于捕捉的，那就只好乱抓、乱斗、乱打、乱杀了。

这种唯心主义历史观为什么得以横行达十年之久呢？

对这个问题，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充分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的正确解答，看到的却仍然是列宁所指出的唯心主义的回答：一是某些人的思想动机发生错误，二是某些坏人的阴谋、欺骗、干扰、破坏。至于产生这种思想错误的根源是什

么，坏人的阴谋欺骗为什么能够得逞？却还有待人们加以追寻、思索和研究。

这不能不是经历这场十年历史大悲剧之后的史学界的一项庄严任务。马克思在总结一八五一——一八五二年法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恩格斯在总结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时，这两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都同样否定了当时人们对革命失败的原因所做的唯心主义的解答，很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我现在把这两个有趣的否定式抄下来，供读者们参考、体会和欣赏：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说：

法国当时的革命为什么失败的？“象法国人那样说他们的民族遭到了偷袭，那是不够的。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穿哑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还应当说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抄者按：这是当时法国全国人口数）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骗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

恩格斯在他所写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书中，指出了革命失败的原因所在，也否定了把革命失败的原因只归咎于个别人的思想动机。他说：

“值得庆幸的是，在运动的第一幕闭幕之后和第二幕开幕之前，有一个大约很短的休息，使我们有时间来做一件很紧要的工作：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

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

在这一段的下文，恩格斯也同样说明：“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永远不会相信，十一个人能在三个月之内毁坏一个有三千六百万人口的民族，除非这三千六百万人辨认方向的能力和这十一个人同样缺乏。”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是法国和德国革命的失败。我们国家那十年的悲剧，虽不是革命的完全失败，至少也可说是革命的一次大挫折、国家和民族的一场大灾难。而发生这样的灾难，决不会出自偶然的原因，包括某些个人一时的错误或轻举妄动，它是由历史的、社会的、必然的客观规律来决定的。

造成这个悲剧的历史和社会的必然因素是什么呢？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地、真正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加以探讨和总结的“一件很紧要的工作”。如果我们放弃这件工作，或者不能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去寻找革命受挫折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失职，我们就不能说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

## 五

当我的思路一走上前面的这些杂感时，就不觉精神为之一振，恍然大悟：所谓“三家村”的冤狱和邓拓、吴晗同志的牺牲，不过是一场历史大悲剧的序幕而已；值得我们感情激动的，并不是这场悲剧的序幕，而是我国一切抱有宏图大志的历史科学家踊跃前驱，去寻找和发现我们这个九亿人口的大国为什么产生这场历史大悲剧的真正原因。历史学家的邓拓同志，如果在九泉之下英灵未泯，那一定在为我国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家欣然鼓掌，激励着他们向这个历史科学的高峰攀缘而上！

# 目 录

代 序.....廖沫沙 (1)

邓拓同志追悼会在京隆重举行..... (1)

光明正大 耿直不阿.....聂荣臻 (5)

战斗在思想理论战线的最前线.....陈克寒 李 筠 (8)

忆邓拓.....丁一岚 (17)

毛锥十载写纵横.....陈春森 (29)

风雨同舟战友贤.....娄凝先 (37)

文旗随战鼓.....张 帆 (44)

怀念邓拓同志.....智良俊 (55)

空谷回音.....剑 清 (62)

往事忆当年.....王 炜 (69)

回忆邓拓同志.....邢显廷 (73)

邓拓教我写稿.....赵清学 (77)

跟随邓拓同志办报.....刘 志等 (84)

邓拓和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记者 (89)

邓拓同志与《前线》杂志.....李 筠 (101)

邓拓同志和他的《燕山夜话》.....顾 行 刘孟洪 (111)

《三家村札记》出版后记.....廖沫沙 (137)

怀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邓拓同志.....刘永成 (144)

|                   |                |       |
|-------------------|----------------|-------|
| 杰出的功绩 无私的奉献·····  | 刘孟洪 刘永成        | (152) |
| 邓拓同志和中国历史博物馆····· | 陈 乔 史树青        | (164) |
| 怀念邓拓同志·····       | 常书鸿            | (168) |
| 邓拓同志与荣宝斋·····     | 三 丁            | (173) |
| 不灭的诗魂·····        | 袁 鹰            | (175) |
| 何如泼墨写云烟·····      | 余国琨            | (190) |
| 《邓拓书法选》序·····     | 李一氓            | (195) |
| 谈邓拓同志的书法·····     | 启 功            | (196) |
| 邓拓的书法·····        | 邓国治            | (201) |
|                   |                |       |
| 健笔终存天地间·····      | 杨 述            | (203) |
| 文章满纸书生累·····      | 黄贤俊            | (207) |
| 最是虚心留劲节·····      | 刘福林            | (213) |
| 忆邓拓同志二三事·····     | 杨仁恺            | (216) |
| 死生继往即开来·····      | 傅 克            | (218) |
|                   |                |       |
| 青年时代的邓拓·····      | 傅家麟            | (220) |
| 悼念亡友邓拓·····       | 李拓之            | (224) |
| 怀邓拓同志·····        | 陶 白            | (234) |
|                   |                |       |
| 回忆我的爸爸邓拓·····     | 邓 云            | (238) |
| 怀念拓叔·····         | 邓 全            | (247) |
| 怀念邓拓舅舅·····       | 李 竹            | (253) |
|                   |                |       |
| 挽联和挽诗选·····       |                | (256) |
|                   |                |       |
| 附录：一场惊心动魄的反革命夺权事件 |                |       |
| ·····             | 原《前线》杂志编辑部部分同志 | (267) |
| 一桩触目惊心的文字狱·····   | 任文屏            | (280) |

## 邓拓同志追悼会在京隆重举行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原中共中央华北局候补书记、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因受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顾问的迫害，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含冤逝世，终年五十四岁。邓拓同志追悼会于一九七九年九月五日下午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王震、乌兰夫、吴德、胡耀邦、耿飆、聂荣臻、倪志福、彭真、廖承志、肖劲光、谷牧、薄一波、姚依林、沈雁冰、张冲、刘澜涛、陆定一、王昆仑、林乎加、贾庭三老同志送了花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教育部、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州市委、中共河北省委和省革委会、中共北京市委和市革委会、政协北京市委员会也送了花圈。

灵堂上还有邓拓同志生前友好送的许多挽联、挽诗。

李先念、胡耀邦、彭真、薄一波、姚依林、刘澜涛、王昆仑、林乎加、贾庭三老同志参加了追悼会。

会场正中悬挂着邓拓同志的遗像，安放着重邓拓同志的骨灰盒，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追悼会由胡耀邦同志主持，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致悼词。

悼词说，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邓拓同志。邓拓同志的逝

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干部、老同志，是我们党的事业、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宣传事业的一大损失。

悼词说，邓拓同志是福建闽侯县人。他青年时代就献身革命，一九三〇年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三年冬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反蒋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前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一九三七年进入晋察冀边区，先后担任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党报委员会书记、《晋察冀日报》社长、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社长、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组长等职务。邓拓同志在北京解放后任中共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一九五〇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一九五八年调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工作，同时负责主编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线》。一九六〇年起，他兼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

悼词说，邓拓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新闻宣传事业。他从事党的宣传工作近三十年之久，终生紧据战斗的笔，积极热情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党的新闻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悼词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岁月里，邓拓同志在晋察冀边区出生入死，团结同志，一手拿枪，一手握笔，在游击战中坚持“八头骡子办报纸”。他在火线上背着印刷机打游击，在炮火下写文章，坚持办铅印报纸，这在中国无产阶级新闻史上，也是罕见的。邓拓同志和他的战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一九四四年，在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邓拓同志主持编辑印刷的《毛泽东选集》，是中国出

版的第一部毛泽东同志的选集，在当时对毛泽东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拓同志继续战斗在新闻第一线。在主持《人民日报》工作期间，他忠实地听从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的指挥，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他一贯遵循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观点和方法，坚决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各种歪风邪气。邓拓同志在办报刊和宣传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不做“新闻官”，永远是一名多产的普通的编辑、记者。他在传播新闻工作经验和培养新闻干部方面，也是卓有成绩的。邓拓同志在北京市委工作期间，同市委负责同志团结在一起，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政治立场坚定。他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理论工作和理论队伍的建设，注意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发展各种文化事业，对首都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悼词说，邓拓同志博学多才，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于一九五五年被中国科学院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他在历史学研究方面，有自己的见解和成果。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等杂文是较好的随笔作品。

悼词说，邓拓同志平易近人，作风正派，光明磊落，团结同志。他对敌斗争坚决，在工作中勇于承担责任。他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实际，带头调查研究，他是执行党的三大作风的模范。

悼词说，我们沉痛地悼念邓拓同志，要学习他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的战斗精神，学习他忠诚于党的新闻宣传和文化教育事业一片赤心，学习他孜孜不倦，勤奋治学的坚强